寻幽神农峡

■ 艾雪

想去山里走走的念头由来已久。周六，将小宝留在家里，我们带着大宝朝南山进发。车子一驶上武神路，两旁碧绿险峻的山峰就扑面而来，携带着丝丝凉爽又清新的草木芬芳。宽阔洁净的柏油路似一条巨蟒蜿蜒盘旋在崇山峻岭之间。而小汽车则像一条小虫，附着在蛇背上飞快地爬行。城市、喧嚣、纷扰，在山风的吹拂下，渐行渐远，人眼人心的是绿色的海洋、自然的甘醇。

大宝对野人谷的“野人”颇为好奇，对野人谷的湖上吊桥和龙须瀑布念念不忘；而丈夫更向往岩屋沟的奇幽险峻，经过一番讨论，我们一家三口达成一致，进军岩屋沟。

原来的岩屋沟景区现已更名为神农大峡谷风景区。我一眼见到新的景区宣传牌，就顿感亲切熨贴。大概是因为房县既是神农尝百草之地，又毗邻神农架，作为土生土长的房县人，对“神农”二字有不同他人的亲近之感。

虽然并非初次来这里，但我对神农峡谷依然满怀期待与热忱，仿佛久别的恋人即将相见，那种激动与欣欣然，让我迫不及待地步入峡谷深处，一睹爱人的芳容。

一进入景区，湿漉漉的小径两旁，梨花带雨般的枝枝叶叶、藤藤蔓蔓就惹我无限怜爱、无限欢喜。景区内山高林密，加之刚刚下过好几场大雨，枝叶上全都垂悬着晶莹欲滴的水珠，藤蔓上水润润的，还长着二代植物——鹅黄色的鲜嫩的苔藓。看着这些鲜嫩的小生命，我不由想起了袁枚的那首小诗：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；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此情此景此诗，怎不叫人心旷神怡！先人们的才情雅思和对大自然的观察赏识，令今人自叹弗如。蜘蛛们在摩肩接踵的草木之间布下天罗地网，网住的不止是飞蛾蚁虫，还有这秀丽山水的别来之韵。在纤细的网丝上，亮晶晶的水珠盈盈不语，我却在这晶莹剔透的水珠中依稀看见了神农氏攀爬的身影。

我一步三回头地细细观察每株草木，它们或粗壮有力、或温婉可人、或沧桑满面、或清新迷人。当我凝视它们时，似乎看见它们羞赧的笑容和欲语还休的矜持。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吧！“妈！妈！快走啊！都看不见你了。”前面传来女儿的呼喊。“哎！好嘞！你们先慢慢走，妈妈随后就来。”我答着话，眼睛却一秒也舍不得离开这高高矮矮的草木。直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远远传来，是什么呢？听起来犹似暴雨来临前的滚滚雷声。细听，是水在咆哮着左冲右突、奔腾向前。峡谷里的河水呼唤着我疾步前行。曲曲折折下了几段小径台阶之后，一条狭长纵深的河谷跃然眼前。河谷里怪石嵯峨，河水撞击山石之后发出隆隆的轰鸣，溅起一丈多高的水花。河谷上水汽蒸腾，两岸的草木隐没在一片白茫茫的水雾之中。站在高高的岸上，也能感受到水沫轻触肌肤的顺滑与清凉。抬头望天，只见荫翳蔽日，层峦叠嶂。面临汹涌澎湃浪花飞溅的河水，身环郁郁葱葱的古树异草，贪婪地呼吸着饱含淡淡醇香的山野之气，闭目遐思，仿佛穿越回前朝古代，痴痴地迎风而立，静候一位诗人吟哦而来。

一种奇怪的鸟叫声将我拉回现实，前面的父女二人早已不见踪影，我不由地加快了脚步，在湿漉漉的小径上疾步前行。小径沿着峡谷逶迤延伸。左边的山崖上时不时有小溪“哗哗”顺流直下，溪水清澈见底，煞是动人。右边是淙淙奔流的河谷，河谷匍匐在陡峭险峻的山脚下。河谷中的顽石被河水冲刷得光滑圆润、鲜亮可人。也许有些东西要经过风雨或岁月的打磨，才能展现出成熟、优雅、美丽的风韵，譬如石头或者灵魂。山峰和河水时而紧紧拥抱，时而相向而行。在这瑰丽的山水之间，俗世的纷纷扰扰被涤荡开来，只留下杜甫的《望岳》充盈胸怀：“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曾云，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

循着山势徐行，在一处山脚，石步小径延伸至河谷没了下文，正在我和老公踌躇不前时，跑在前面的女儿大声说：“哈哈！原来路藏在这里呀！”说完就不见了踪影。我们疾步跟上，才发现一个小小的门洞被几块大石遮蔽，弯腰低头从巨石下走出，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峡谷。这真是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峡谷中有一片椭圆形深不见底的湖，湖四面环山，半山腰上是仅一人可走的栈道。我小心翼翼地走在栈道上，望着遥远的对岸，对着空荡荡的湖面大声呼喊：“喂！有人吗？”本以为无人应答，只想听听山谷的回响，没料到山那边却传来回应：“嘿！有人！我在这里等你们！”兜兜转转几十分钟之后，我们见到了回话的人，是一位年轻的帅哥。原来这边新建了一个玻璃栈道，帅哥是负责在这里引导游人的。

走完玻璃栈道，就是一段陡峭的山崖。左边是陡峭的山峰，右边是深不见底的湖水，前人的脚挨着后人的头。我和女儿扶着台阶，战战兢兢地慢慢爬，既不敢抬头看，更不敢往身后看，只有老公扶着栏杆大步前进。此时此刻，他的男子汉气概令我们娘儿俩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登上山顶，凉风习习，山岭湖水，草木房屋，一切尽收眼底。临石而立，颇有曹操观沧海的感慨。

在渐渐明朗的光线里，我们依依不舍走出了神农峡谷，回头望望静静耸立的山峰，挥挥手，不带走一片草木。

郧西津城村

（外二首）

■ 柯洵洵

通郧达楚第一村，
衔云吞波揽上津。
岸边垂柳烟雨色，
城头青砖翻日新。
商贾辐凑金钱水，
兵戈交接铁蹄云。
寻常巷陌归流女，
应是明皇宫里人。

房县黄杨村

青烟隐隐村高林，
金光似水入寒门。
平地荒芜高楼起，
旧时泥涂迎新人。
霜震沃野麦苗壮，
德垦黎庶善作魂。
谁见黄杨千年木，
解为檐椽架上穆。

丹江口吕家河村

至今仙歌绕仙村，
仙村世代住仙人。
仙人本自仙山降，
仙山深处藏白云。
白云悠悠浮丹汉，
丹汉汤汤孕忠魂。
忠魂昭昭歌千载，
千载关雎唱至今。

目送你的背影

■ 王成伟

川川从小就温润如玉，四五岁时学少年黄香，脱了衣服偷偷钻进被窝帮父母暖热冬天寒冷的被窝，几年后让我和川妈偶尔忆起还感动不已。这样乖巧聪慧的儿子，直到去年上了小学一年级，我才渐渐觉察出不同。

那天放学，照例接他去兴趣班学书法。看远离了老师的视线，他才肯把沉重的书包转交给我挎在肩上，认真地说：“爸爸，我能不能一个人走路？”

看着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，即便知道他强烈地想要自由，我也不愿意拿他的生命安全冒险，认真地回答他：“不行！”川川沉默寡言地走在前面，有些不悦又无可奈何。而我像警卫员一样紧紧地跟在他后面，时刻警惕着周围的车辆和行人。我们父子的距离没超过一米。

“爸爸，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走？”他再次请求，脸上写满了失望和一些隐忍的怒气。这是一个安静的男孩难得做出的最大抗议了。我不能继续熟视无睹了，于是对他说：“不能超过三米，过马路必须牵手！”川川阴郁的脸顿时明媚起来，蹦蹦跳跳一路小跑。

过马路时，这狡诈的小子居然反悔了，坚决拒绝我的护送，坚持要一个人过马路。他从未如此坚定过。

在惯性的怀抱和牵手中，我慢慢忘记了这是一个需要独立过马路的孩子。尽管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，但当孩子提出时，我依然感觉不适。

我知道这一次我得放手了。川川敏捷而灵巧地跟随着同行的陌生大人，小心翼翼地前行着。这是他第一次独立过马路，从容而自信。我在斑马线这边，看着他熟悉的背影越来越远，白色的斑马线诗意地模糊成一条时间的河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学会独立过马路的孩子将逐步学会他人生的一切，与人交友、与人相恋、与人周旋、与人争斗，看世间善恶、阅人世生死……而我只能远远地祝福他。

过了马路的川川不曾回头，欢呼雀跃的背影直奔百米之外的书法班。我欣慰地的成长，又不舍他就这样长大。那时，我想起台湾作家龙应台在《目送》里说的：“所谓父母子女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段，看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告诉你：不必追。”

记得16岁那年，我离开父母外出读书。大巴车下是泪水涟涟的母亲和假装淡定的父亲，我却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，迫命般离开家庭的保护。那种欣喜，让我有些愧对父母的留恋不舍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长长出了口气，想象自己站在车顶长了一对长长的翅膀腾空而起。

大巴车转了弯，我就彻底走到一个没有父母可以参与的世界。再后来，读书、工作、结婚生子，一直到如今成了别人的父亲，开始和龙应台一样目送儿子的背影。这时候，我才看到当年那个16岁的少年和今天这个7岁的男孩一样，背影是如此的决绝，完全不顾及远处的目光。

那些目光和那些背影，发生在上海、台湾、湖北……出现在不同的时代，出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，故事的内容各不相同，但是情感的基色和浓度却千篇一律的深悠厚抽。再过二三十年，川川大概也会演绎同样一段父子剧情吧。希望那一年，他有兴趣找到一本书，翻看我今天写下的这些文字。



雨后山色 尼淘 作

像栀子花一样

■李微

你对初夏的印象是什么样的？是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般的明媚，还是“布谷声中夏令新”般的清新？抑或是“谢却海棠飞尽絮，困人天气日初长”的慵懒？我却喜欢“闲着中庭栀子花”的闲适自在。

儿时在乡下，村里有一位老婆婆家的院子里种有栀子花。每到夏日，从她家门口经过，就看到青翠的绿叶托着一朵朵洁白如玉的花朵从矮墙上探出头来，惹得人心里痒痒的。暖风里传来一阵阵芬芳，我们被这香味勾住鼻子，恨不得把头埋进花丛里贪婪地吸个够。也有胆大的悄悄采了一两朵装进口袋里，于是兜里携花的人不论走到哪儿，都步步生香。

栀子花纯白、优雅、清新，它的花语是喜悦、坚强、永恒的爱，所以栀子花被爱美的女子所青睐。每到栀子花开的季节，女孩子们喜欢将其别在胸前的衣襟上，或者插在发髻上，吸收栀子花的香气。有一次，我去一个古镇旅行，小巷子里一堵朱红的老墙下，一个穿着蓝染粗布衣裳的老奶奶静静地坐在槐树的浓荫下，面前放着满满一篮子芬芳洁白的栀子花。微风拂过，香气袅袅，老人苍老的手轻轻托着白嫩丰腴的栀子花，像光阴里的一帧油画。我呆呆地看了许久……

女子喜欢栀子花，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栀子花美丽芬芳，还因为栀子花的美好寓意。栀子花也被称为“同心花”，它美丽洁白的花朵，象征着纯粹圣洁的爱情。唐朝施肩吾的诗句“怜时鱼得水，怨罢商与参。不如山支子，却解结同心”很是凄清动人，大意是你喜欢我的时候就如同鱼得到水，讨厌我的时候就像商、参二星永不见面。你的心意这样变幻莫测，还不如山栀子，那些花都知道永结同心。诗人以栀子花的忠诚坚贞反衬人的薄情，把爱人移情别恋的伤心表现得入木三分。

梁代徐悱之妻刘令娴有“同心何处切，栀子最关人”的诗句。史载，其夫徐悱宦游在外，夫妇二人寄诗赠答，感情真挚。一个女子把一腔柔情和思念寄托在栀子花上，细腻温柔，又多了几分深情缱绻。李商隐也在诗句中发出慨叹：“栀子交加香萼繁，停辛伫苦留待君。”栀子和香萼不畏艰辛地开放，都是为了留待您来欣赏。原来从古至今栀子花都寄托了诗人的痴爱深情。

我的一位友人曾经给我讲了她的一段经历：因为家庭变故，她父母的生意一落千丈，还欠下很多外债，只好把她放到舅舅家。从城市到乡下，她心理落差很大，变得敏感忧郁，不爱和周围的人说话。有一天，她如往常一样打开课桌抽屉，一股淡淡的花香传出，她看到自己的课桌里居然有一小束栀子花，心里一阵雀跃，忍不住把花捧在鼻子前深深嗅着。班里的同学闻到花香后都围绕到她身边，爱美的女生主动凑近她，一边赞叹着，一边闻着花香。她觉得这束栀子花让教室里的空气变得格外温柔，带给她从未有过的快乐。

那个夏天，每隔两三天她都能在自己的书桌里发现栀子花。有时候是一朵，有时候是一小束，栀子花的袅袅香味儿陪伴着她。很多人问：“你家里一定栽了很多栀子花吧？你的家里一定很漂亮。”女孩子们都一脸羡慕地看着她，她从大家的眼神里感受了同学们的纯真友善，慢慢地融入到班集体。她一直有个疑惑：课桌里的栀子花是谁送的呢？有一天早上她特意早早地来到学校，躲在教室后门。她看到一个人蹑手蹑脚地掀开她的桌板，然后赶紧猫着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原来是那个瘦高个子的男生一直在偷偷给自己送栀子花啊！风穿过走廊，风铃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，她羞红了脸立在风里……多年后，当年那个偷偷送她栀子花的男生成了她的丈夫，她家的小院子里种着她最喜爱的栀子花。“葛花满把能消酒，栀子同心好赠人”。满树的栀子花，最好的归宿就是送人，幸运的是送花的人和收花的人最后结了良缘。

杜甫写过一首赞美栀子花的诗：“栀子比众木，人间诚未多。于身色有用，与道气相和。红取风霜实，青看雨露柯。无情移得汝，贵在映江波。”这首诗对栀子的描述，可谓入木三分。栀子与其它植物相比，确实不多见。它可以提取黄色染料，又可以入药，理气治病。果实经霜变红，枝叶遇雨露而显青翠。

我不曾见过栀子的果实，却一直非常迷恋栀子花的香味儿。曾经有位姐姐传授我一个秘诀，若每天用晒干的栀子花葛泡水喝，坚持三个月，就会有一股自然的体香，连出的汗都有栀子花的淡淡香味儿。我坚持了一段时间，没有栀子花的体香，但是喝了栀子花茶觉得睡眠质量有了些改善。

去年春末，我特地去花卉市场买了一大盆栀子花。店家告诉我，只要养护得当一个多月就可以开花。于是，我每天给花浇水，喷洒营养液，盼望着能早点开花，可是，一个夏天过去了却一朵花都不曾见到。后来，我对这棵栀子花失望了，任其自生自灭，只是偶尔想起来才浇一次水。

今年初夏的一天晚上，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，刚打开家门，一阵馥郁的花香扑面而来。我惊喜地发现，经过一年多的蛰伏，我的栀子花终于开放了。那个夜晚，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坐了很久。我闭着眼，放空自己，在花香里打盹儿，听着音乐喝一杯茶，感觉心灵变得澄净起来。栀子花的香味儿像一个灵动的仙子，自由地在风中游走，虽然我看不到它，但是它一会儿钻进我的鼻孔，一会儿又扑进我的怀里，还满屋子地飘忽着。我沉浸在一阵阵的花香中，感觉心灵特别轻盈自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栀子花能如此繁茂地盛开、散发出迷人的香味儿，是因为我的婆婆每周都会用鸡蛋清加水搅拌后给栀子的根部施肥。那一朵朵迎风盛开的栀子花都是勤劳的婆婆精心培育出来的。

在淡淡的花香中我想起作家林清玄的话：“几乎是所有的白花都很香，越是颜色艳丽的花越是缺乏芬芳。”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：人也是一样，越朴素单纯的人，越有内在的芳香。我愿做一个如栀子花一样外表素雅、灵魂有芳香的女子。

一往情深叙报缘

■ 李刚

我第一次接触报纸是在1974年，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，老师让我们订阅报纸，加强学习，我便按老师要求订了一份《郧阳报》（《十堰日报》前身）。当时的《郧阳报》是小4版，报头是草体“郧阳报”三字，右边方框刊登“最高指示”，两天一期，订阅费用大概是每月1.5元。订阅后一看，我才知报纸是个好东西，它不是糊墙纸、包装纸，因为当时许多家庭和商店都用它来糊墙壁、包东西，而是传播新信息、新知识的载体，大大满足了我的求知欲。从此，我便比没报可读的同学了解更多的信息和知识，一时间显得很“渊博”，话也多了，写作水平也提高了，老师经常让我代表班级参加大会交流发言，我变得更加阳光、自信了。

自此，我爱上了读报，一直到现在。

由于喜欢读报，参加工作后，我每天都把办公室的报纸整理得整整齐齐，因此多次受到科室领导的表扬。待到下月，便把上月报纸上自己喜欢的文章，分门别类剪贴起来。由于喜欢读报，我对给报纸写稿件的人特别羡慕，也非常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在报纸上发表。1986年11月19日，我撰写的一篇稿件《地委党校举办理论讲座》在当日的《郧阳报》第3版刊登。这篇稿件虽然不足百字，但是我第一次在报纸发表作品，我因此十分珍惜当日这份报纸，至今仍好好保存着。

自此，我开始陆续在报刊发表文章。至今，我已在各类报刊发表文章100多篇，不仅有通讯报道，还有文学作品，更多的是理论文章。

1994年地市合并，新的《十堰日报》诞生。1998年庆祝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，本人的拙作《三次大解放 三次大突破——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的回顾与展望》，于《十堰日报》1998年12月10日第3版刊发，荣获由市委宣传部、市郑小平理论研究会、十堰日报社联合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征文二等奖。2013年，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本人撰写的《运用法治思维方式 推进“一城两带”建设》于《十堰日报》2013年2月5日第4版发表，引起同行和社会关注。

随着新媒体的发展，阅读报纸变得更加便利，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更多了，但我依然爱着《十堰日报》。每天走进办公室，我总要把当日的《十堰日报》浏览一遍，看看十堰的新闻等信息。前两年，《十堰日报》专栏刊登的本地文化探源方面的文章，我都视其如心地把它们收集珍藏起来。

《十堰日报》是我的良师益友，伴我从懵懂少年走到知非之年，从一个小学生成长为教授。在《十堰日报》创刊70周年之际，我衷心地祝愿《十堰日报》与时俱进，越办越好！

